「普教中」的同時

雅俗坊

姍　而

「普教中」就是用普通話教中文。這項在內地不言而喻的政策，今天才在香港形成趨勢。家長的眼光雖多還盯着英文中學，但家長們也明白，普通話在今天絕對是子女競爭能力和綜合質素的指標之一，所以斷不會送孩子到未實行「普教中」的學校。學校如沒有「普教中」的校本政策，連生源都成問題。

內地一刀切使用普通話作爲教學語言時，我們正值少年。當時不僅中文科，其他科也一律以普通話授課。那是一段相當坎坷的歲月，對老教師來說，更是一段苦大於樂的回憶。有的老教師用廣州話授課時大受歡迎，但改用了普通話，生動和瀟灑都大不如前了。

用普通話學中文，對成長、中文知識和能力的提高無疑功莫大焉的。但也必須正視我們的廣州話知識和能力的某種缺失。一些詞語我們就只會用普通話發音。直到今天，說廣州話時說到某些詞句，我們也會突然轉變頻道，改用普通話表現。這就像在說廣州話時突然夾雜一些英文一樣，聽來不倫不類。

香港實行的是「兩文三語」政策，在普教中的同時，我們的母語教育也不該在課堂上消失。鑒於內地的教訓，宜鼓勵香港的中文老師不但在普通話，同時也在廣州話方面有一定的學養，能爲學生正音、解惑、講授。這樣才能讓母語廣州話在香港世代生存，而且活得更有尊嚴和姿彩。

窮山惡水

雲家洛

笑語風雲

遊川北，碰巧從映秀鎮翻上巴郎山，途經臥龍，就是以前的熊貓保護區，也是汶川地震震央。這條路，多年前走過，記憶深刻，是一個秀麗河谷，路險難行，兩岸峭壁連天，雲霧繾綣，小河涓涓細流，縱是陰雨，也深邃懾人。

這天重臨，又是竟日雨天，越野車頂着綿密雨點，在爛路上跌宕前行。路旁滿是「感謝香港同胞」、「香港援建大愛無疆」等標語。這條香港援建，通向臥龍的路，怎麼兩年過後，仍是滿目瘡痍？

河流發大水，洶湧澎湃，水浪直翻路邊，距離路面只幾十厘米之遙。峭壁滑坡猶在，亂石群魔堆在路邊，湧進河裡，堵塞河床；河流改道，到處堰塞湖；樹木被水掩，只剩枯黃樹冠；路旁有很多紀念碑，訴說當年解放軍戰士與水電站員工犧牲的故事。天色昏暗，雨霧愁人，山河險惡，一派揪心景象。這條路能修得好嗎？沿路所見，絕壁危石仍不斷滾下，怒水激流不斷衝擊路基，公路被土埋水淹，不斷改道，危橋處處。香港負責援建這段路，可是一個大挑戰。

在窮山惡水前行，看大山江河在翻滾，隱約感到地殼在擠壓在摩擦在傾側，山嶽升高，絕壁倒下；河流讓道。天地狂號；山河變色，似在眼前。

質和量

舒　非

相命的奇準，說你能活到八十五，但是他沒說這八十五是怎麼樣的狀態：有的人八十五還精神奕奕——健步如飛，老當益壯；有的人，到了這個歲數，卻是神智不清、病榻纏綿。兩種狀態天差地別，所以說能活多少歲不是關鍵，關鍵是活成什麼樣？

中國人有句話，說：「好死不如賴活」，那是大錯特錯的。如果一天到晚只能躺在床上，沒有任何快樂可言，那麼，活着有什麼質量？數量和質量，永遠是質量更重要。

想起去世多年的卜少夫先生。他在生的時候非常快樂，自己豁達開朗樂觀，也帶給別人歡快。飯局經常是高朋滿座，談笑風生，不醉無歸。他晚年患癌症，到了最後，他住進醫院，自知不可能好起來，也沒有快樂可言。好比他過往一定要飲酒，一定有朋友作陪，到了醫院，這一些，當然都不可能了。他說：「連一口水都喝不了，怎麼可能飲酒？」他趁神智清楚時自拔維生系統。一共拔了八次，前七次都讓親友或醫護人員發現，到了第八次才成功。進醫院之前，他在自己主編幾十年的《新聞天地》刊登揮手照片，向所有朋友告別。

還有一個例子是歌星梅艷芳。她最後的演唱會其實也是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，所有看過她最後表演的人，都不能忘記她穿婚紗揮手告別的一幕。告別人間，告別歌迷——用她最喜歡的形式。

采蘋

紐約夏天好

王　渝

紐約拾懷

我愛紐約的夏天，戶外的活動一個接一個，幾乎天天有。各個社區都有自己的活動，就拿我們皇后區來說，每年都舉辦亞裔的活動，包括歌舞特技表演，配合上美食和工藝品的攤販。而曼哈頓的幾條大馬路都輪流舉辦街坊節活動，多半是美食加上時裝、皮包和化妝品的攤販。小意大利區的整條街都成了熱鬧市場，街兩邊的咖啡館外面都坐滿了人。林肯中心的廣場，夜幕低垂後開始演奏音樂，人群隨着節拍紛紛起舞。

中央公園的黃昏特別可愛，清風徐來，暑氣盡消，許多人帶了飲料、食物，或坐或躺在草地，等待一場精彩的演出，有時是音樂會，有時是舞蹈，更有名演員演出的莎士比亞戲劇。今夏演出是涉氏的喜劇《威尼斯商人》。此劇一九六二年在紐約演出時，猶太教士曾提出抗議。因爲劇中的夏洛克，是一個唯利是圖、冷酷無情，放高利貸的猶太人。基督徒歧視他，把他當作異端，最後還強迫他受洗成基督徒。夏洛克在法庭上有一段著名的演說：「難道猶太人沒有眼睛、沒有五官四肢、沒有知覺、沒有感情、沒有血性？他不是吃着同樣食物，能受同樣武器傷害，冬天會覺得冷，夏天會覺得熱，跟基督徒一樣嗎？」只聽這段話，我實在沒辦法把此劇看成喜劇。

社會容忍度

阿　濃

南牆集

是否容許「嚫模」在書展搞簽名活動，爭議未停。主辦機構貿易發展局立場站得硬，是因爲主流民意仍同情它不得已所採取的措施。去年「嚫模」在書展的表現和引起的反響，的確超過了社會的容忍度，覺得書展遭意識有問題的活動「騎劫」了，覺得這類活動對青少年有不良影響。在社會輿論壓力下，書展當局才採取了篩選簽名活動的措施。

利益受損的出版商高舉「自由」的大旗，譴責對方是「道德塔里班」，不但是一種反抗，同時是一種宣傳，起到製造話題的作用。他們還有多種「踩場」手段，已見透露的包括「嚫模」以普通參觀者身份入場，「嚫模」充當攤位職員，在展場賣書。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，沒法禁止他們這樣做。但到時會引起怎樣的後果，對秩序的影響有多大，恐怕無人可以預見。如果秩序井然，當然皆大歡喜。

如果場面失控，主事者便得負上責任。一旦超越社會容忍度，當局下一屆便會在強烈民意支持下，採取更嚴厲措施。香港立法會少數議員的不文明表現，已經使很多市民不以爲然。他們再如此繼續「作秀」，總有一天超越社會容忍度而自食其果。當然最要警惕的是政府，政策如超越了社會容忍度，只會造成激進勢力的膨脹。

開心做一齣戲

葉特生

人生苦短，嚴肅是一生，輕鬆也是一生。有人說：爲什麼非要苦口苦臉做人？我們生活在放縱淫亂的世界，是非不明，人人自以爲是。要做開心快活人，往往要犧牲許多原則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你好我好，笑臉迎人。

如果是這樣的快活，我寧願苦口苦臉。正因人生苦短，這一生如果不敢仗義執言，到處搞公關，和稀泥，混在罪惡中也笑嘻嘻，這一生不是白活了嗎？

凡堅守良心和做人原則，一定到處碰壁，他的臉一定堅毅嚴肅，不苟言笑。強調最緊要 happy 的人，若果是個藝術家，或者是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，那無可厚非，只要他的道德觀與人無傷，守不守原則是他自己的事。但如果是公職人員，他的 happy 背後就有許多妥協和走後門了。

在金庸的武俠世界中，男主角幾乎都是愛恨分明，從而產生人物矛盾，戲劇張力，只有一個例外，就是韋小寶，他只求快活，毫無原則，一副地痞流氓本性。這樣一個人，當然毫無悲壯可言。只算是今日走捷徑求短利港人的縮影。

在《鹿鼎記》電影中，其中的插曲叫「讓我們找開心快活去」：是對是錯且不管他，笑聲歌聲傳我傳奇，管不了是是非非，那恩恩怨怨是啥把戲，做人管不了這許多，不過是一齣戲，讓我們尋開心快樂去，快樂的人生，一切是遊戲。歡樂的人生是我和你，笑一聲醉醒之間，難得糊塗，開心做一齣戲。《鹿鼎記》，只是個小人物喜劇，賀年笑片，笑一餐就算。但人生若果如此輕飄飄過盡，是福氣還是浪費，難說。

生命特寫

加租反應

關　平

東風西風

香港傳媒有個奇怪現象，就是每當有公共事業或政府收費加價時，總找各種反對聲音來報道，令讀者有個錯誤感覺，凡是加價必壞，市民齊聲反對。

近日房屋委員會宣布屬下的公共屋邨加租，便是最佳例子。本來房屋委員會已制定可加可減機制，因應住戶的入息中位數調整租金。這次是調查之後，發覺公共屋邨住戶的入息中位數增加了，於是決定加租，雖然有根有據，依然一片反對之聲。

公共屋邨的住戶反對加租很容易理解，因爲關係私人利益也。不過，也不妨細心檢視一下加租的實際金額，原來大部分公共屋邨住戶因加租增加的負擔，不外是從十多港元到百多港元。每月租金多付幾十塊，果眞是很大負擔嗎？只要整個月內少飲一餐茶、少看一場電影便足夠支付了，眞正貧窮的綜援戶，還可從綜援拿到租金津貼，根本就不受影響。

談公平，不如比較一下私人單位的租金，據各家地產代理公司統計，這一年來，租金已普遍上升十多點。租住私人房屋的小單位，已需每月多付起碼一千元了，遠超公共屋邨的一百多元。公共屋邨居民受盡優惠，還有人「仗義執言」，怎麼不見有人爲私房租戶叫苦？

又見紅女

黃子程

傳媒按摩

你們要將我逐出書展門外，沒這麼容易，書不可能是主角，顏如玉才是主角，人氣是驅之不去的，看，書展的主人，今年又是她們，而且樣子比去年更可人哩！

看着這群天眞可愛的靚女，我覺得她們是很快樂的，當然，她們後面的人會更加快樂。錢的收入自然是快樂的主要來源，但她們自己，不必想太多，只想想人家有天才，而自己有身材，那種自足和自信，就足以快活一輩子了吧。

是的，活着，必須自信，否則一定活得不快樂，每個人都得自己問一問：我的自信究爲何？

第一次在熒幕上看她做廣告，心裡已說：紅啦。只知她會紅，卻不知她賣的是什麼廣告！不會是叫人過馬路要看紅綠燈吧？

大街小巷，近日都是她的「肉照」，一開始，從第一天過馬路脫外套脫到今日，身上的布料愈來愈少，身材的誇張也誇到一個據說應該用噴血來形容的程度，你覺得噴血，我倒覺得噴飯，這樣的女人，赫然是今日最能賺錢的嚫模。

某教會大學也出了一個超級嚫模，她的名字前面，還冠上大學之名，是以特別叫人醒目難忘，大學也與有榮焉。

香港，可以賺錢的，不論軟件硬件，一定得向她們學習：例如巧妙包裝，加上「谷到盡」，必可紅透天下，所向披靡。